

我属羊。俗话说，男属羊，出门不带粮。且我生于夏秋之交，可谓满目皆芳草，遍地皆美食。生物以食为天，惟先吃饱喝足，后能思想行动，看来我此生之所虑，主要在于后者。倏忽人过半程，到了中年，果然粮草不虞匮乏，体态丰腴起来，神态也渐变得慵懒。闲来无事，作首五律，前半首是这么写的——

昨夜雨初停，当知草又青。白脂凝映雪，玉鸟动含星。

羊这个字，头上双角对称，全身丰满均衡，望去俨然是一只正对着人的大羊。羊性良善，善的上半部是个羊字，唯德唯善；羊味鲜美，鲜的右半部是个羊字，且肥且甘；羊姿美丽，美的上半部是个羊字，美轮美奂；羊贵自知，着的上半部是个羊字，知丑知羞。羊主祥瑞，祥的右半部是个羊字，大福大吉；羊善合群，群的右半部是个羊字，宜朋宜友——自然，老天安排处于发情期的公羊，不在此列。先人格物致知，并以汉字象形达意，汉字是体积最小、意涵最大的结晶体。结晶体容量不等、能量有异，羊字是那些最初、最丰富和最美丽的结晶体中的一个。

羊是性灵之物。若我为羊，并有机会在羊族中选择一类的话，不选山羊，不选绵羊，而选野生羚羊。不是慕其珍稀，而是为其一个性灵的说辞着迷。传说羚羊夜眠，会设法觅到一条适宜的树枝，认定之后，蓄力跃起，虽失败多次却不言放弃，直到弯角挂住树枝、全身悬空，方才安然入睡。此非羚羊本能，而是它的生存智慧。文艺亦非人的本能，而是人的精神追求。因而对羚羊挂角之事，常被用来谈文论艺，宋人严羽称道盛唐诸公诗作犹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，提出作诗唯在兴趣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羚羊挂角之说也被用于阐释佛理不可言传，看来诗境与禅意相同，作诗与悟道互通。

严羽崇尚兴趣，要人从内心去找像羚羊一跃挂角的智慧与能力。王国维却觉得，兴趣之论只能道得面目，不如他的境界之说可以探得其本。

闲来无事，重读《沧浪诗话》与《人间词话》各一遍，感觉两人之间，并无本质不同。比较而言，兴趣之论稍近宗教、凌空蹈虚；境界之说较近哲学、求证就实。若有更大区别，只在范围。严羽运用禅理，只是谈诗而少及其余；王国维接通哲理，则从论词而论学问、论事业，论人生和人类的精神追求。故而他说三种之境界，文学亦然；又说自己引用晏欧，恐为诸公所不许也。以我之见，三种之境界的每一种，都能与羚羊挂角貌合神会——第一境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人在迷茫困顿中寻找目标，犹如羚羊寻觅树枝，且行且止；第二境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人在艰辛求索中百折不挠，犹如羚羊反复纵跃，不达不休；第三境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，在那个东风花树、星雨香路的元夕之夜，人在无意中豁然开悟，犹如羚羊将角挂中枝头，此时身与心一并摇曳和感动，如痴如醉。

蓦然入黑瞳

那首五律，后半首是这么写的——卷角水边集，柔蹄原上行。高枝凭一跃，天籁梦中听。

我猜此时的羚羊若有梦，定会听到天籁，因它将自己完全交给了自然。此时的诗人若有作，定会听到天籁，因他将自己完全融入了自然——这正是王国维说的无我之境，不知何者为我、何者为物。岂止文学，大凡人在纷纭万象中拥有大学问、成就大事业时，必定都已达到无我之境。我猜此刻，他即便在灯火阑珊处见到那人，也不必去相见了，因为那人不是再度离他远去，便是他已在灯火阑珊处，看别人由远而近、由远而近；而自己呢，正准备离去、离去……

闲来无事，又作了首五律——伊存万象中，未可觅形踪。纵目近而远，驱思西复东。生涯知有尽，求索信无穷。回首阑珊处，蓦然入黑瞳。

王国维又说，这三种之境界，未有经第一、二境而直入第三境者。当他处于第一境时，曾自评自己的性质，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，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，因此猜测自己终身，抑在诗歌与哲学二者之间。王国维的彷徨，何尝不是所有人的踟蹰，只是人们或未觉得，或即便觉得也不能获得，如同那千万头觅不到树枝、或虽觅到却终力竭、挂不上角去的羚羊。

王属牛。他从未引用过羚羊挂角之事。牛字与羊字一样，是那些最初始、最丰富和最美丽的结晶体中的一个。

我属羊。也曾自评性质质于感情理性之间，并希望以羊的方式探得其本。若我为羊，不是山羊，不是绵羊，而是一头野生羚羊，寻觅良久，终找到一条合适的树枝，于是蓄力、跃起，再蓄力，再跃起……直到余生终了。



春消息（中国画）陈世中

“春归何处?寂寞无行路。若有人知春去处,唤取归来同住。”每每读到这首词时,便有一种春的萌动悄悄浸入心怀。当二月的雪花还在飞舞,雪的残块还未消融时,人们的心中已再难寻觅颓废的痕迹,那细腻如丝的春风便带着吉祥的祝福飘然入梦。

举目四顾,那灿烂明媚的阳光,饱蘸着春风的暖意,勾起心中的热望,洒向绿树成荫的江堤上;那一只只飞鸟,抛开了所有的负重,在红花绿柳的枝头,上腾下跳,呼朋引伴,清亮的歌喉嘹亮了天空,也嘹亮了一颗休眠的心;那阶前砖石缝隙挤出的簇簇青草,宛如一位位灵性的胎儿,带着无数的渴望与柔情,执拗地刺破了大地的肚皮,欣欣然展露出唐诗宋词的生气;那一双双燕子在古老的屋檐下交颈呢喃,为早春的海岛平添了一道鲜活的靓丽;那一株株迎春花,芬芳的绮念层层叠叠于房前屋后,小心翼翼擎起黄土地春天的秘密……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尤喜故国的春雨落地无声的壮美情景。那爱的春雨下起来柔弱弱似有还无,但那滴滴珍贵如油的雨滴飘飘荡荡,搅得远山近水大地生烟,到处一片朦朦胧胧生动景象。遥遥望去,一片淡淡的蓝烟,裹着山抱着树,踩着黄土地干涩的脚踪,落在田野里,击在山崖上,粘在炊烟里,时急时缓,犹如古筝弹奏,马铃轻鸣,带着独有的清凉与豪爽,在天地之间划着道道美丽的弧线,留下如烟如雾、如梦如痴的幻影。此时此刻,或许川蜀古道、漠北寒烟、江南靑影、北国雄奇……都用心倾听那最美妙的雨声,会感受到春雨的婉约含蓄,春雨的单纯温柔,春雨的深邃透彻,春雨的洒脱奔放;此时此刻,故乡虽被一片贫瘠的土地包围着,但它偏偏又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史诗般的杰作。春雨的思绪滋润着莽莽昆仑的神奇、巴山蜀水的魅力、梦回乡关的诗意、西湖浪漫的传奇、敦煌飞天的飘逸,让爱的使者为世界捧出亘古少有的奇迹;让诗意与浪漫零距离地融入大自然,走进故乡的情感世界。

唤取春来同住

叶振环

对于如花似玉的春天,我有太多的感悟。不管是春光、春花、春风、春雨,它都像一片灵动的火花,在春的照耀下不甘平庸不甘寂寞地燃烧着,让整个生命的内涵不再拘禁在固有的圈子。“你如

年逾九旬的诗坛耆宿、翻译家陈以鸿先生,精神矍铄,思清笔健。老人出身于江苏江阴书香门第,祖父为前清进士,父亲陈文无(名名珂,字季鸣)为诗人兼书法家,被“补白大王”郑逸梅誉为“铁线篆圣手”。他幼受庭训,始学诗词,继而经表伯周企言(名葆贻,周有光先生的尊翁)启蒙习诗,后进入交通大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,在唐文治、王遽常、朱大可、何芸孙等众多国学名师的教导下,诗文精进,并

“旁及联语诗钟(一种诗形的文字游戏)之属”。他兴趣广泛,曾有诗句“伴我余生唯七事:谜诗联译戏藏书”谈及,说其退休生活七件事:灯谜、诗词、楹联、翻译、戏剧及评弹、收藏(戏曲说明书暨戏票)和书法。

老先生雅擅制作楹联,他的两本“诗文联谜编年集”《雕虫十二年》(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)和《续雕虫十二年》(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)里有着为数不少的佳构妙撰。笔者尤其喜爱他赠给评弹艺人的嵌藏嘉名之联,因为这些对联既凝聚了作者的慧心巧思,又转达了一位“书迷”与奏艺者的深情厚意,同时还展示了陈氏铁线篆的法书风韵,因为每副联语老人都亲笔挥毫书赠。

评弹界有两对引为佳话的梁孟,双方的丈夫既为兄弟又是连襟,妻子则是姐妹兼妯娌。一对是陈平宇与秦锦雯,另一对是陈镜宇与秦锦蓉。赠平宇伉俪的联语为:“平章技艺惊天宇,锦绣词华灿晓雯。”并有小引曰:“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、湖州评弹团陈平宇、秦锦雯伉俪,以大学文化程度弃学从艺,当世殊不多见。二人说唱俱臻上乘,台风端正,且注意寓教于乐,可称高台教化之典型。”两位自小受家长熏染,喜爱评弹,于上世纪50年代曾拜“祥调”(亦称“朱调”)著名艺人朱耀祥为师,学说“龙凤书”(即《玉夔龙》与《描金凤》),并因戚谊,获昆曲大师徐凌云指导手面、脚色、白口等,书艺猛晋。陈平宇曾肄业于同济大学建筑材料系,故文化素养颇高,擅编能改,晚年自编的长篇《血腥九龙冠》《沈万三》《赛金花》及短篇小品单词等,深受听众欣赏。联句的首末二字巧嵌“平宇、锦雯”大名,而联中的“平章技艺”及“锦绣词华”则是对他们创编献演新书的褒扬和称赞。镜宇夫妇获赠的联语为:“镜泊楼姿耀寰宇,锦江秀色著芙蓉。”(首末字分嵌“镜宇、锦蓉”)。先以风景优美的黑龙江名胜镜泊湖赞语为上联,续用四川成都府河锦江之秀色为下联,成都,五代蜀时遍称芙蓉,故又称“芙蓉城”,借景喻人,甚为得体。因为这一对艺人,曾经双双拜在上海评弹团著名老艺人朱介生门下,堪称得意高足。陈镜宇形象潇洒,说表清脱,嗓音响亮,小嗓尤佳,擅唱“杨(振雄)调”、“夏(荷生)调”及“严(雪亭)调”等。秦锦蓉是上海评弹团1960年第一届随团学员中的高材生,与胡国梁、江肇熹、沈世华、崔秀华等均同窗学友,跟随朱介生学艺多年,幼功底子好,擅唱“俞调”、“丽调”等。两人擅说传统书《四香缘》《落金扇》及《双珠凤》等,还创作过长篇弹词《乾隆与香雪》等。传人有马志伟、袁仁玲等。



果永远面向太阳,那么你永远也看不到阴影”。所以,沐浴在暖暖的春风里,不要感叹流年,不要担忧未来。看看高山峻岭、江河湖海,思绪就会随春风一起飘逸,去珍惜每一缕春天阳光的温暖,每一簇春风的微笑,每一片春柳的茁壮,每一只雄

鹰的豪迈,每一次拥有的启迪。因为,又是一度春路,春风已过玉门关。用信念扛起春天赋予的精气神,迈向属于生命奋斗的时光,以坦然和自信去耕耘那个属于自己的春天。只要你真心拥抱这个季节,你心中的春天就永远不会感到寒冷。

2014年,英国原出版社特别为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举办了二十周年的庆生会。现年72岁的作者山姆·麦克布雷尼(Sam MacBratney)也亲临致词。二十年来,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在全世界的销量已接近3000万本,直追已经出版45年、号称图画书圣经的《好饿的毛毛虫》。你也想拥有这一把爱的钥匙吗?

《斯凯瑞金色童书》是读者最为广泛的书系之一。

灯味斋吟草 陈铭华

羊年贺岁兼寄吟坛师友

重拾奚囊动我思，西窗剪烛喜成诗。
满庭瑞霭三阳泰，更换新桃正此时。

新春寄怀即兴

赋得春光入画图，风情领略醉屠苏。
为开诗径寻佳境，我自登舟泛五湖。

后来“一枝春”就成了著名的文学典故，风雅无限。南朝诗人陆凯隐居江南时，给在长安的好友范曄寄去梅花一枝，并附诗云：“折花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”李商隐的《春风》诗说:“春风虽自好，春物太昌昌。若教春有意，唯遣一枝芳。我意殊春意，先春已断肠。”无疑,“一枝芳”也是梅花。诗人以伤感的笔调否定春风的用情不专,以“一枝”表现自己在感情上的专一如故。

除了梅花,“一枝”也可以是其他花木。比如梨花,人们首先想到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:“玉容寂寞泪阑干,梨花一枝春带雨。”又如杏花,看叶绍翁《游园不值》诗:“应怜屐齿印苍苔,小扣柴扉久不开。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独立新生的美好事物是封锁不住、禁锢不了的!

还有柳树,有张九龄的《折杨柳》诗:“一枝何足贵,怜是故园春。迟景哪能久,芳菲不及新。”亲友分离,送行者总要折一支柳条赠给远行者。又想到郑板桥的画竹,他说:“写取一枝清瘦竹,秋风江上作鱼竿。”(《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》)竹子象征着诗人的正直品格与清廉作风。

